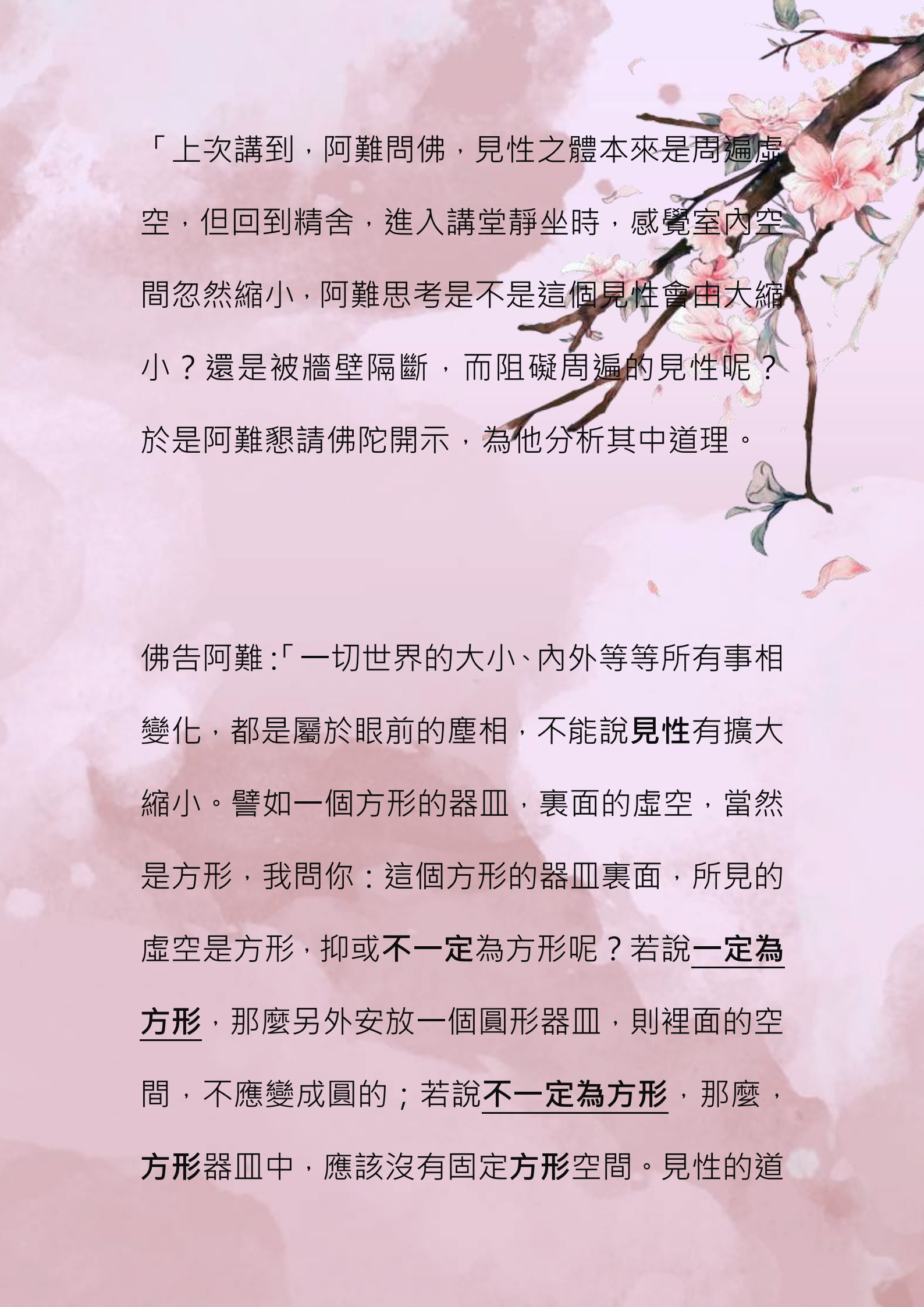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楞嚴經》  
之  
十番顯見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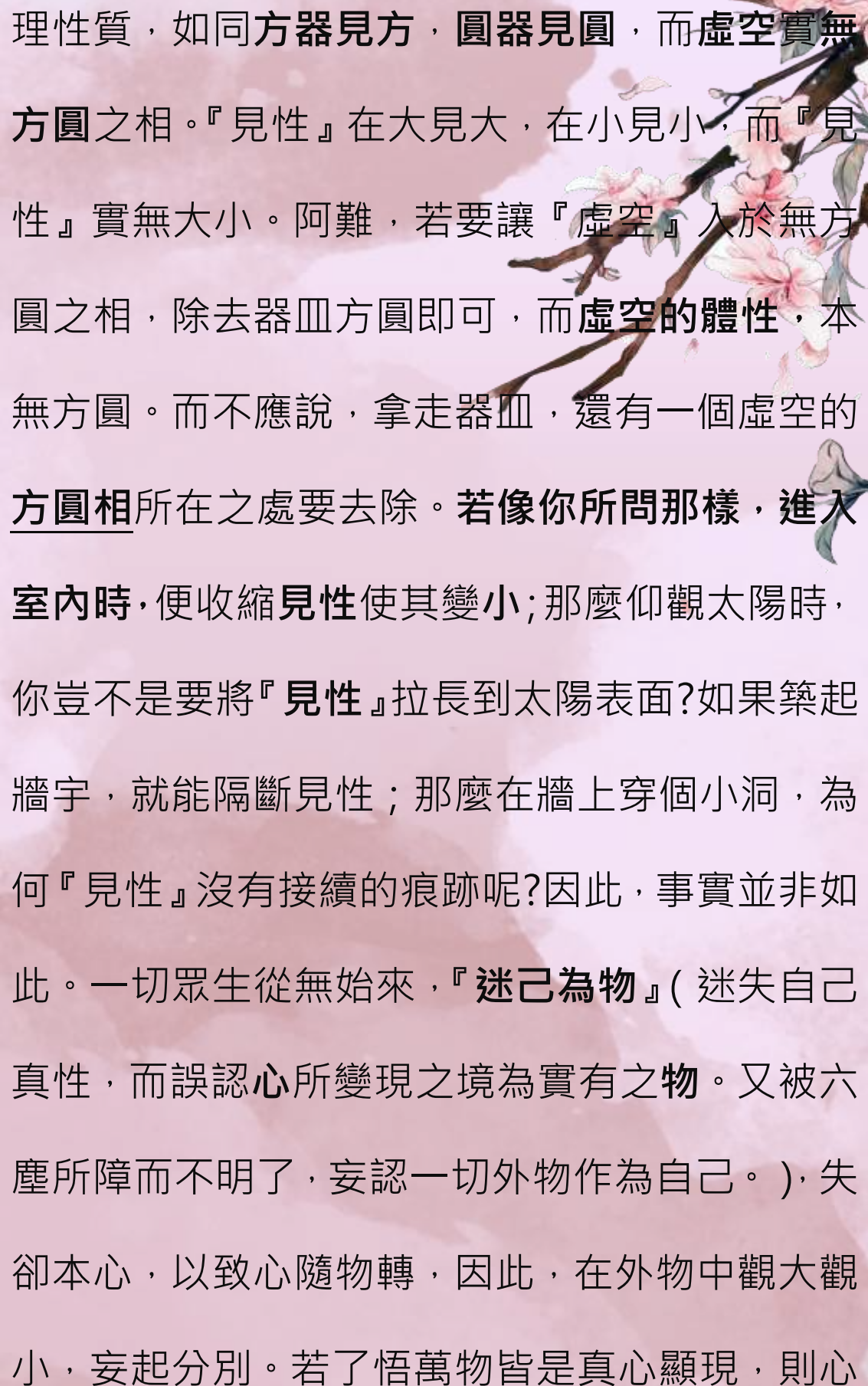
前文提要：

- 4 顯見不失：借佛垂手之倒( 比喻眾生色身 ); 佛豎手之正，( 喻佛清淨法身 ); 佛垂手豎手時手臂不失不增 ( 比喻顛倒眾生有不變的『真心』即見性 ); 顯『見性』雖然顛倒而不減不失。
- 5 顯見不還：借八種塵相可還給它所生因之處，顯『見性』無來去生滅，無往無還。
- 6 顯見不雜：借『見性』周遍，圓明照了，不起分別，不屬千差萬別之物，顯『見性』不亂不雜。
- 7 顯示見性無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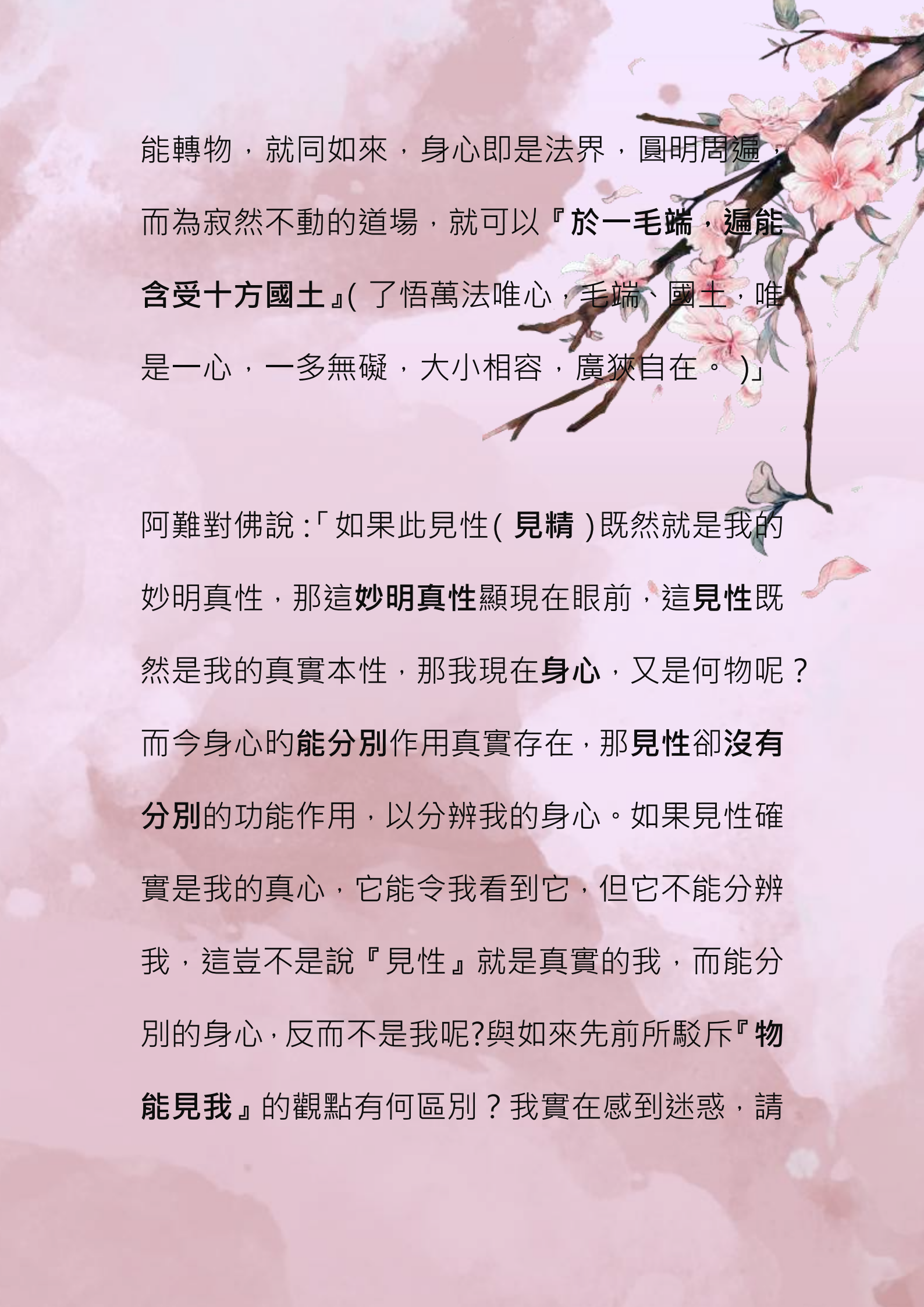


「上次講到，阿難問佛，見性之體本來是周遍虛空，但回到精舍，進入講堂靜坐時，感覺室內空間忽然縮小，阿難思考是不是這個見性會由大縮小？還是被牆壁隔斷，而阻礙周遍的見性呢？於是阿難懇請佛陀開示，為他分析其中道理。

佛告阿難：「一切世界的大小、內外等等所有事相變化，都是屬於眼前的塵相，不能說見性有擴大縮小。譬如一個方形的器皿，裏面的虛空，當然是方形，我問你：這個方形的器皿裏面，所見的虛空是方形，抑或不一定為方形呢？若說一定為方形，那麼另外安放一個圓形器皿，則裡面的空間，不應變成圓的；若說不一定為方形，那麼，方形器皿中，應該沒有固定方形空間。見性的道



理性質，如同**方器見方，圓器見圓**，而**虛空實無方圓**之相。『見性』在大見大，在小見小，而『見性』實無大小。阿難，若要讓『虛空』入於無方圓之相，除去器皿方圓即可，而**虛空的體性**，本無方圓。而不應說，拿走器皿，還有一個虛空的**方圓相**所在之處要去除。若像你所問那樣，**進入室內時**，便收縮**見性**使其變小；那麼仰觀太陽時，你豈不是要將『見性』拉長到太陽表面？如果築起牆宇，就能隔斷見性；那麼在牆上穿個小洞，為何『見性』沒有接續的痕跡呢？因此，事實並非如此。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『**迷己為物**』（迷失自己真性，而誤認心所變現之境為實有之物。又被六塵所障而不明了，妄認一切外物作為自己。），失卻本心，以致心隨物轉，因此，在外物中觀大觀小，妄起分別。若了悟萬物皆是真心顯現，則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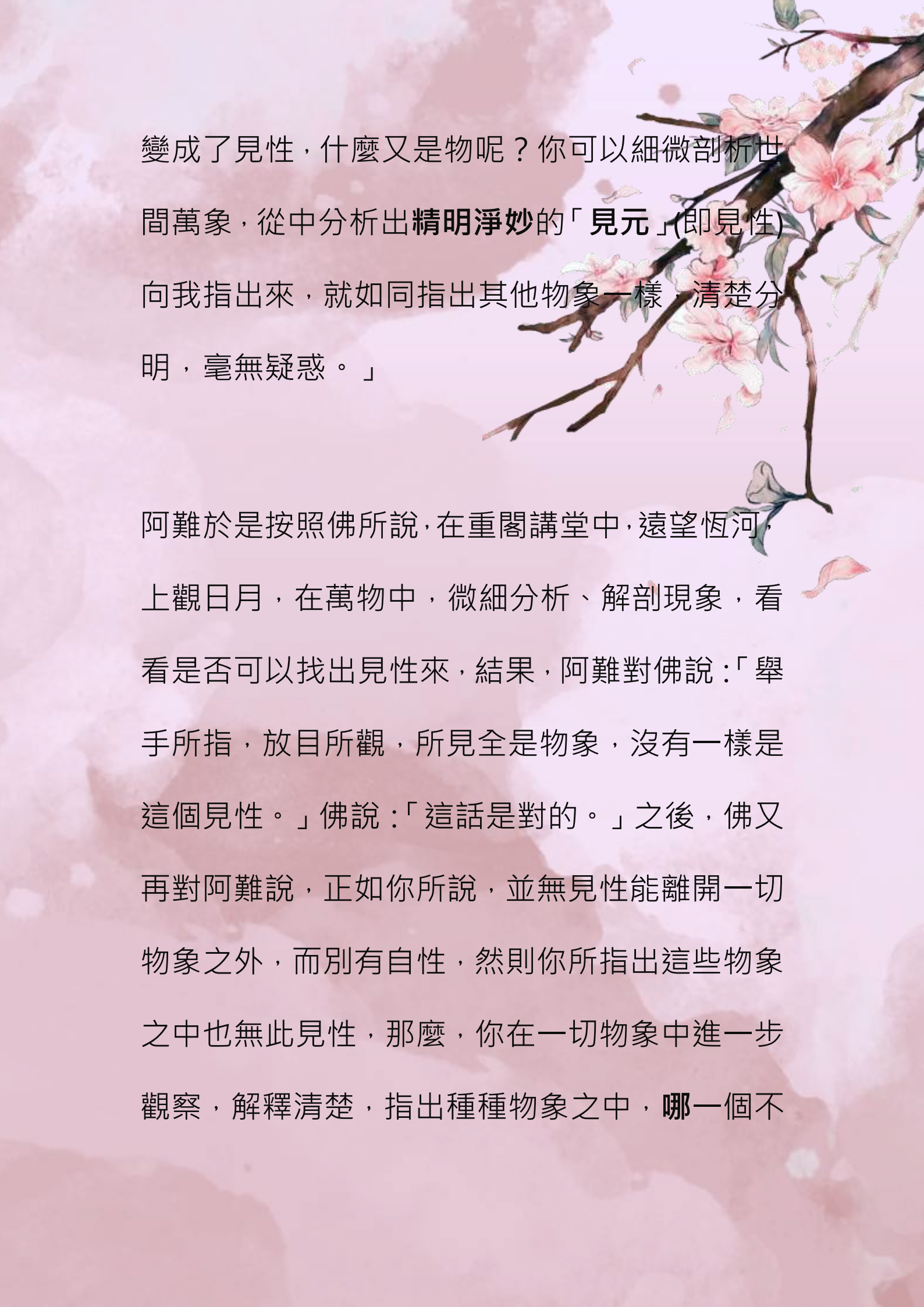


能轉物，就同如來，身心即是法界，圓明周遍，而為寂然不動的道場，就可以『於一毛端，遍能含受十方國土』(了悟萬法唯心，毛端、國土，唯是一心，一多無礙，大小相容，廣狹自在。)

阿難對佛說：「如果此見性(見精)既然就是我的妙明真性，那這妙明真性顯現在眼前，這見性既然是我的真實本性，那我現在身心，又是何物呢？而今身心的能分別作用真實存在，那見性卻沒有分別的功能作用，以分辨我的身心。如果見性確實是我的真心，它能令我看到它，但它不能分辨我，這豈不是說『見性』就是真實的我，而能分別的身心，反而不是我呢？與如來先前所駁斥『物能見我』的觀點有何區別？我實在感到迷惑，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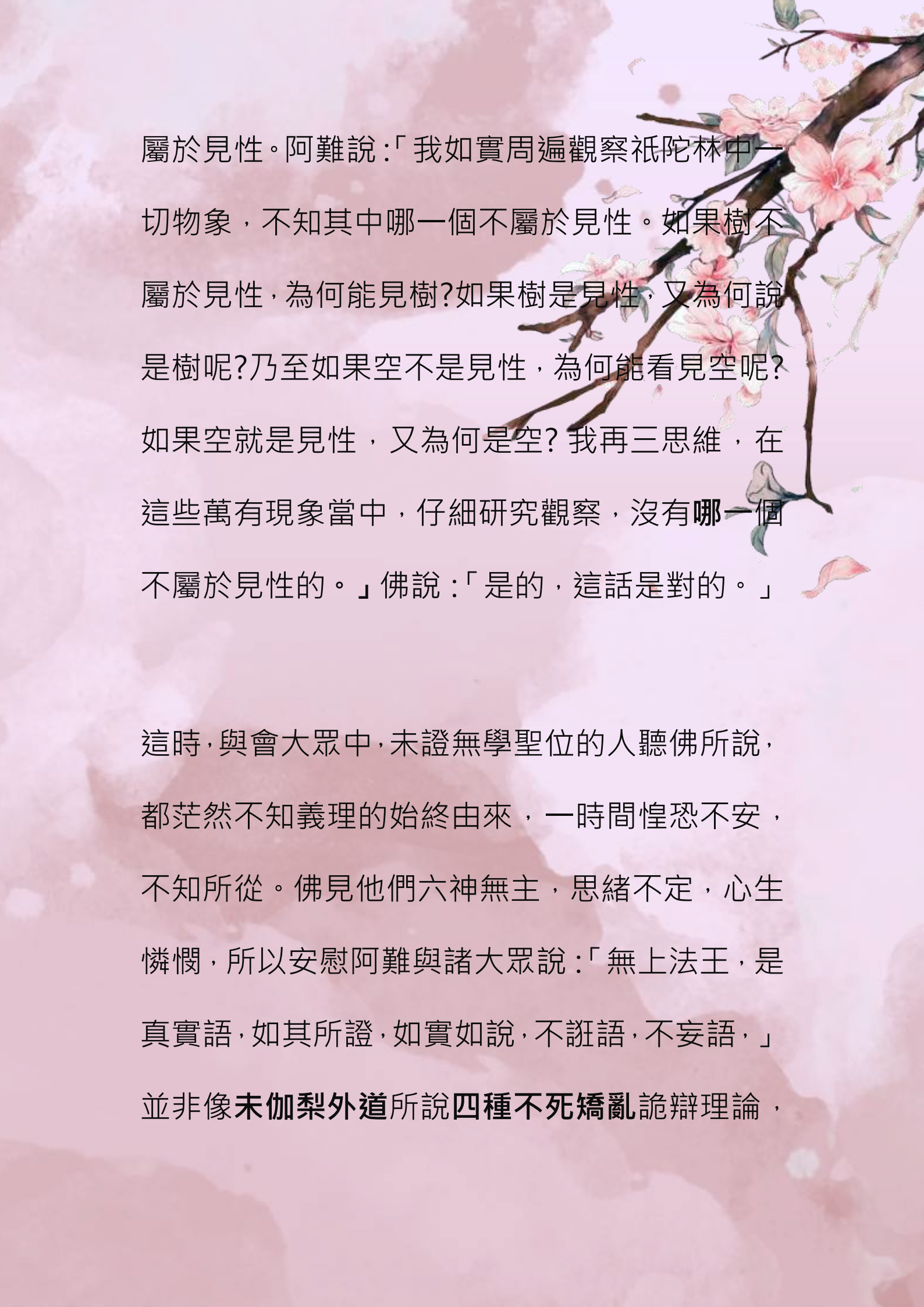
佛慈悲，啟發我等未開悟的人」。

佛告阿難：「你說見性在你眼前，**這個道理是錯誤的**。如果**見性**確實在你面前，你確實可以見到，即是說，此**見性**既有方位空間**(方所)**，就不應沒有標示。現在我與你坐在祇陀林中，遍觀近處的樹林殿堂，上至日月宮殿，遠至精舍對面的恒河，你就在我的獅子座前，舉手指出種種物象，陰暗是樹林，明亮的是太陽，阻塞的是牆壁，通達的是虛空，甚至一草一木，纖塵毫毛，大小雖不同，只要是有形相，都可以指出來；如果見性**必定**能顯現在你面前，你應該用手確實指出哪個是見性！阿難，你應知道，假如說虛空是見性，既然已成為見性，那什麼是空呢？如果說**物是見性**，物已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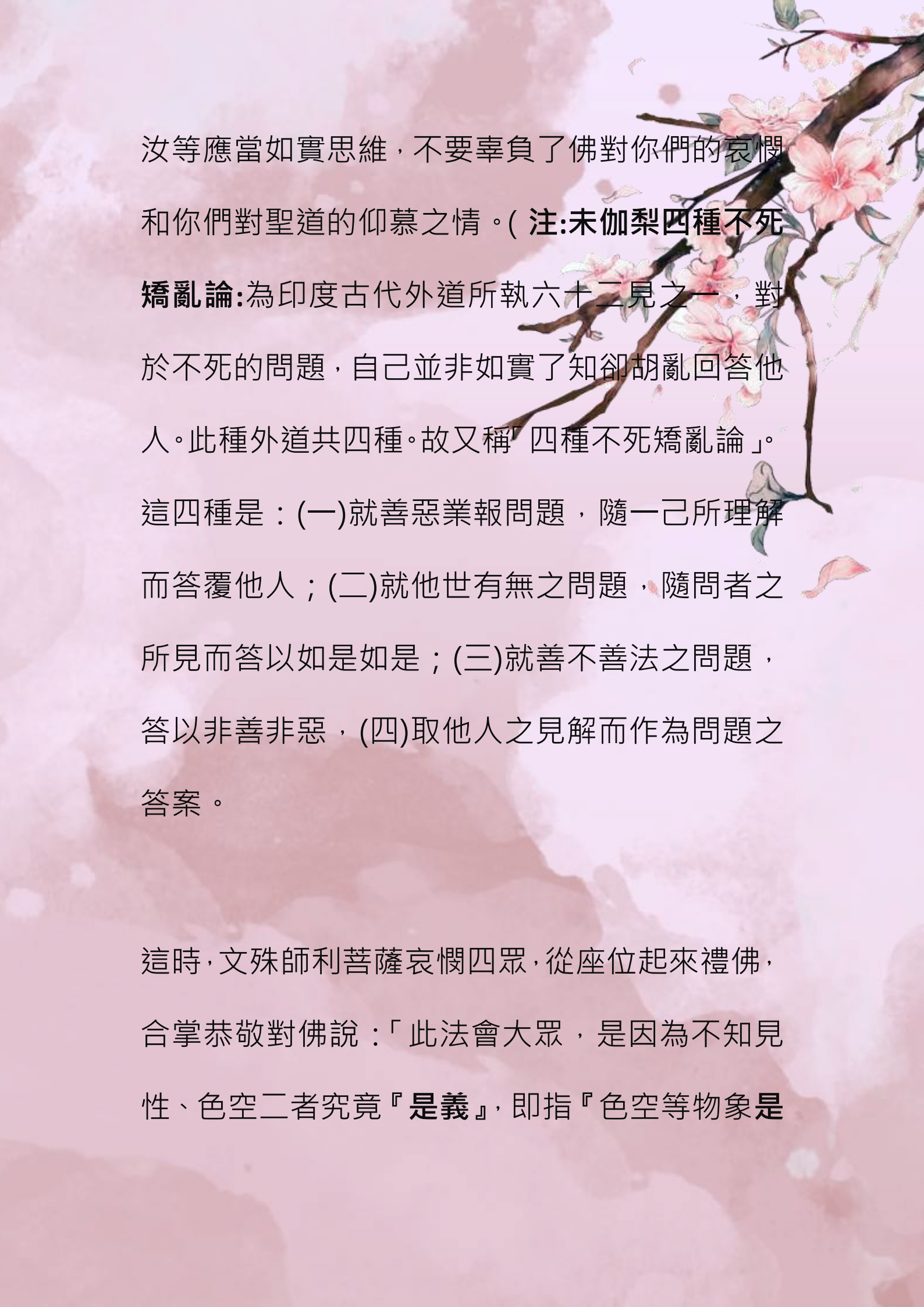
變成了見性，什麼又是物呢？你可以細微剖析世  
間萬象，從中分析出**精明淨妙**的「見元」(即見性)  
向我指出來，就如同指出其他物象一樣，**清楚分  
明，毫無疑惑。**」

阿難於是按照佛所說，在重閣講堂中，遠望恆河，  
上觀日月，在萬物中，微細分析、解剖現象，看  
看是否可以找出見性來，結果，阿難對佛說：「舉  
手所指，放目所觀，所見全是物象，沒有一樣是  
這個見性。」佛說：「這話是對的。」之後，佛又  
再對阿難說，正如你所說，並無見性能離開一切  
物象之外，而別有自性，然則你所指出這些物象  
之中也無此見性，那麼，你在一切物象中進一步  
觀察，解釋清楚，指出種種物象之中，**哪一個不**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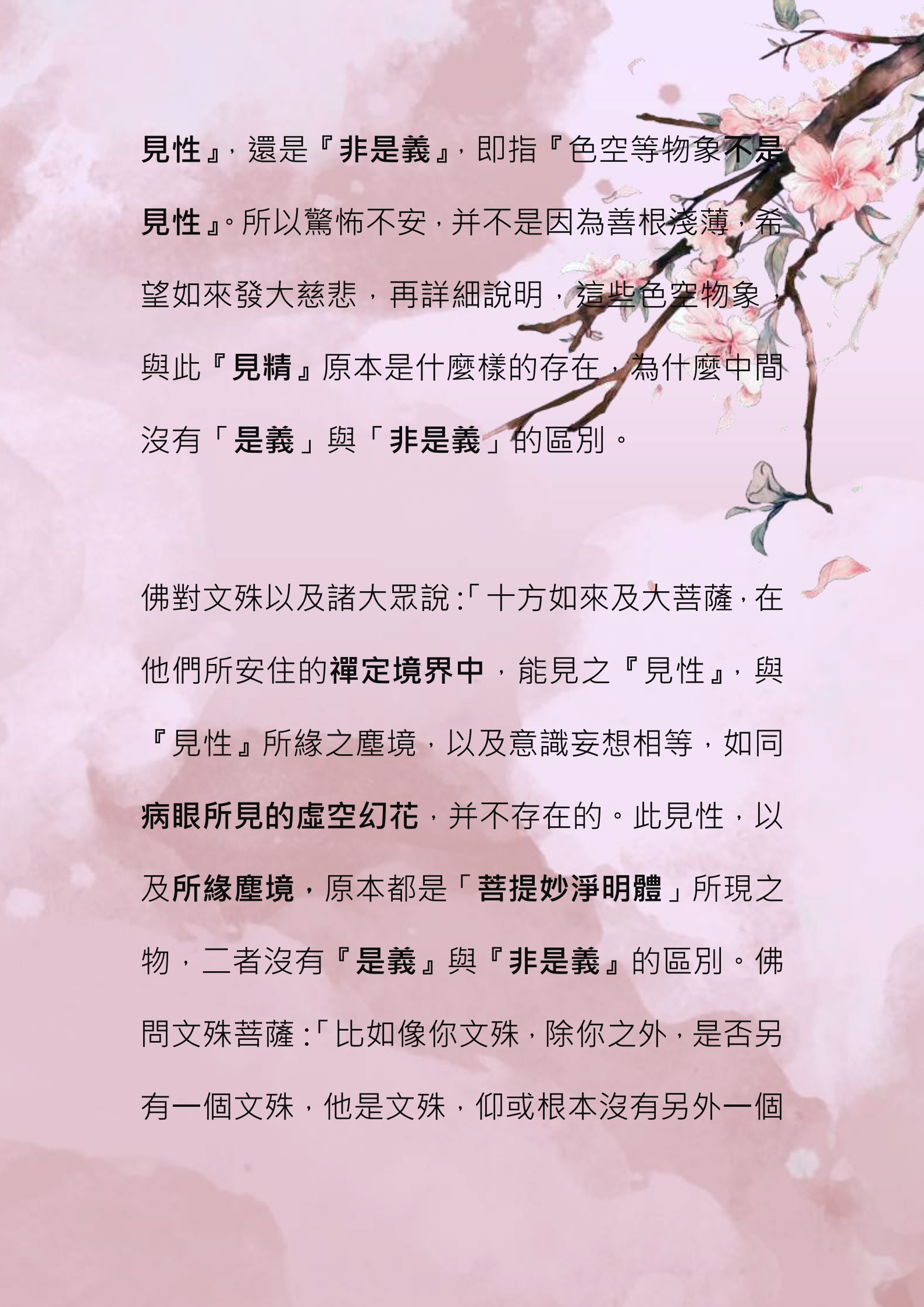
屬於見性。阿難說：「我如實周遍觀察祇陀林中一切物象，不知其中哪一個不屬於見性。如果樹不屬於見性，為何能見樹？如果樹是見性，又為何說是樹呢？乃至如果空不是見性，為何能看見空呢？如果空就是見性，又為何是空？我再三思維，在這些萬有現象當中，仔細研究觀察，沒有哪一個不屬於見性的。」佛說：「是的，這話是對的。」

這時，與會大眾中，未證無學聖位的人聽佛所說，都茫然不知義理的始終由來，一時間惶恐不安，不知所從。佛見他們六神無主，思緒不定，心生憐憫，所以安慰阿難與諸大眾說：「無上法王，是真實語，如其所證，如實如說，不誑語，不妄語，」並非像**末伽梨外道**所說**四種不死矯亂詭辯理論**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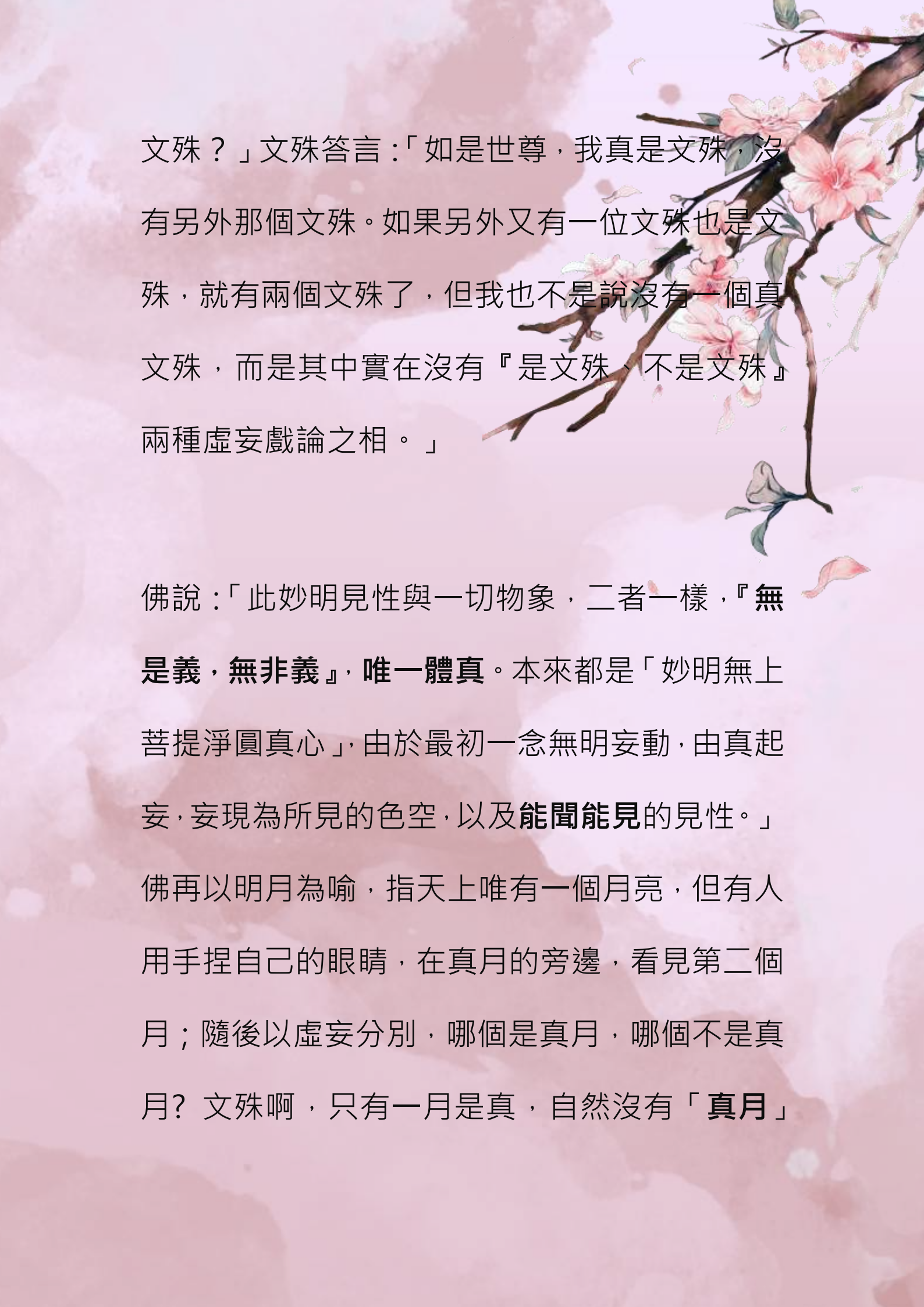
汝等應當如實思維，不要辜負了佛對你們的哀憫和你們對聖道的仰慕之情。(注：未伽梨四種不死矯亂論：為印度古代外道所執六十二見之一，對於不死的問題，自己並非如實了知卻胡亂回答他人。此種外道共四種。故又稱「四種不死矯亂論」。這四種是：(一)就善惡業報問題，隨一己所理解而答覆他人；(二)就他世有無之問題，隨問者之所見而答以如是如是；(三)就善不善法之問題，答以非善非惡，(四)取他人之見解而作為問題之答案。

這時，文殊師利菩薩哀憫四眾，從座位起來禮佛，合掌恭敬對佛說：「此法會大眾，是因為不知見性、色空二者究竟『是義』，即指『色空等物象是



見性』，還是『**非是義**』，即指『色空等物象不是見性』。所以驚怖不安，並不是因為善根淺薄，希望如來發大慈悲，再詳細說明，這些色空物象，與此『**見精**』原本是什麼樣的存在，為什麼中間沒有『**是義**』與『**非是義**』的區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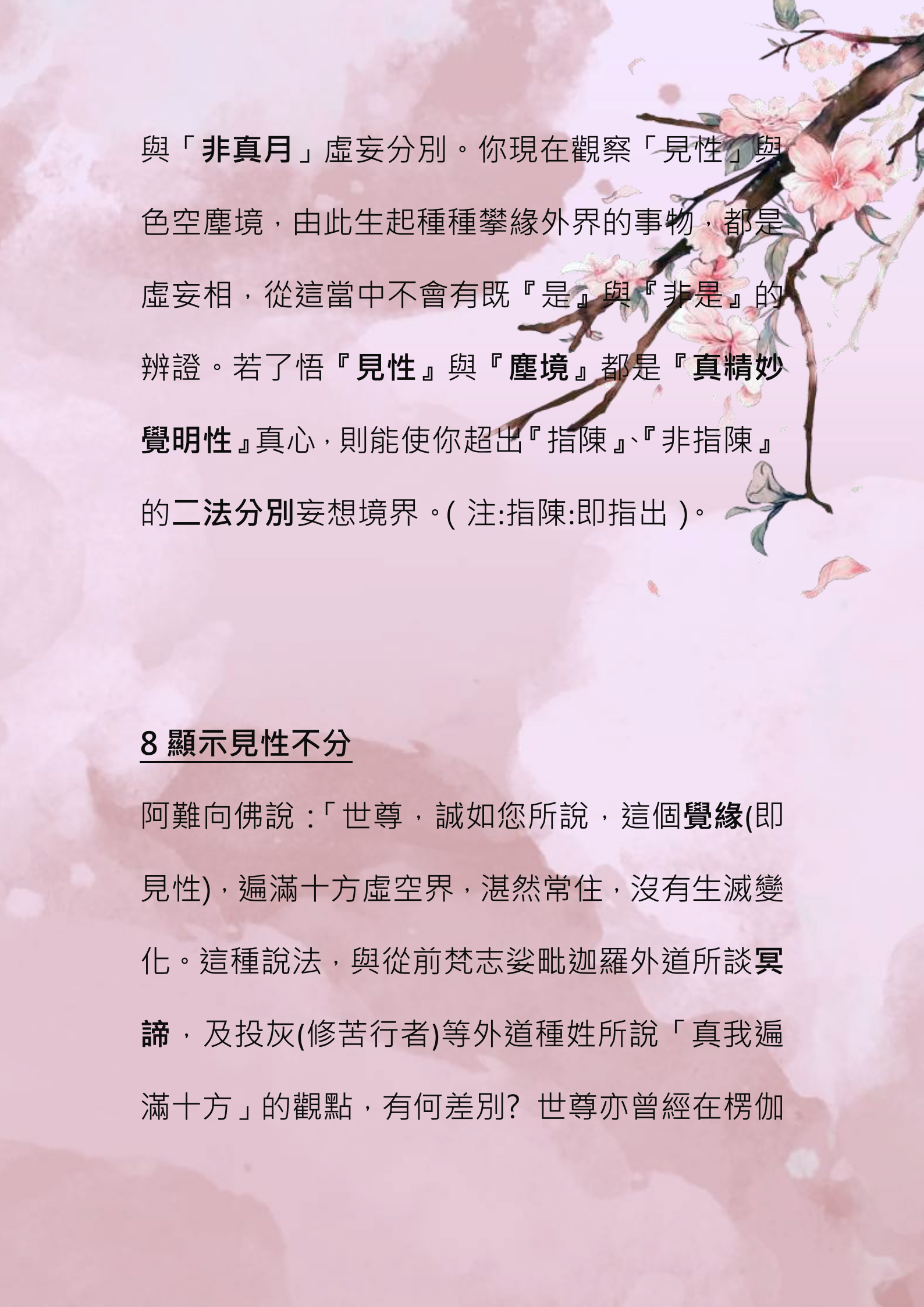
佛對文殊以及諸大眾說：「十方如來及大菩薩，在他們所安住的**禪定境界中**，能見之『見性』，與『見性』所緣之塵境，以及意識妄想相等，如同病眼所見的**虛空幻花**，並不存在的。此見性，以及所緣塵境，原本都是『**菩提妙淨明體**』所現之物，二者沒有『**是義**』與『**非是義**』的區別。佛問文殊菩薩：「比如像你文殊，除你之外，是否另有一個文殊，他是文殊，抑或根本沒有另外一個



文殊？」文殊答言：「如是世尊，我真是文殊，沒有另外那個文殊。如果另外又有一位文殊也是文殊，就有兩個文殊了，但我也不是說沒有一個真文殊，而是其中實在沒有『是文殊、不是文殊』兩種虛妄戲論之相。」

佛說：「此妙明見性與一切物象，二者一樣，『**無是義，無非義**』，**唯一體真**。本來都是「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」，由於最初一念無明妄動，由真起妄，妄現為所見的色空，以及**能聞能見**的見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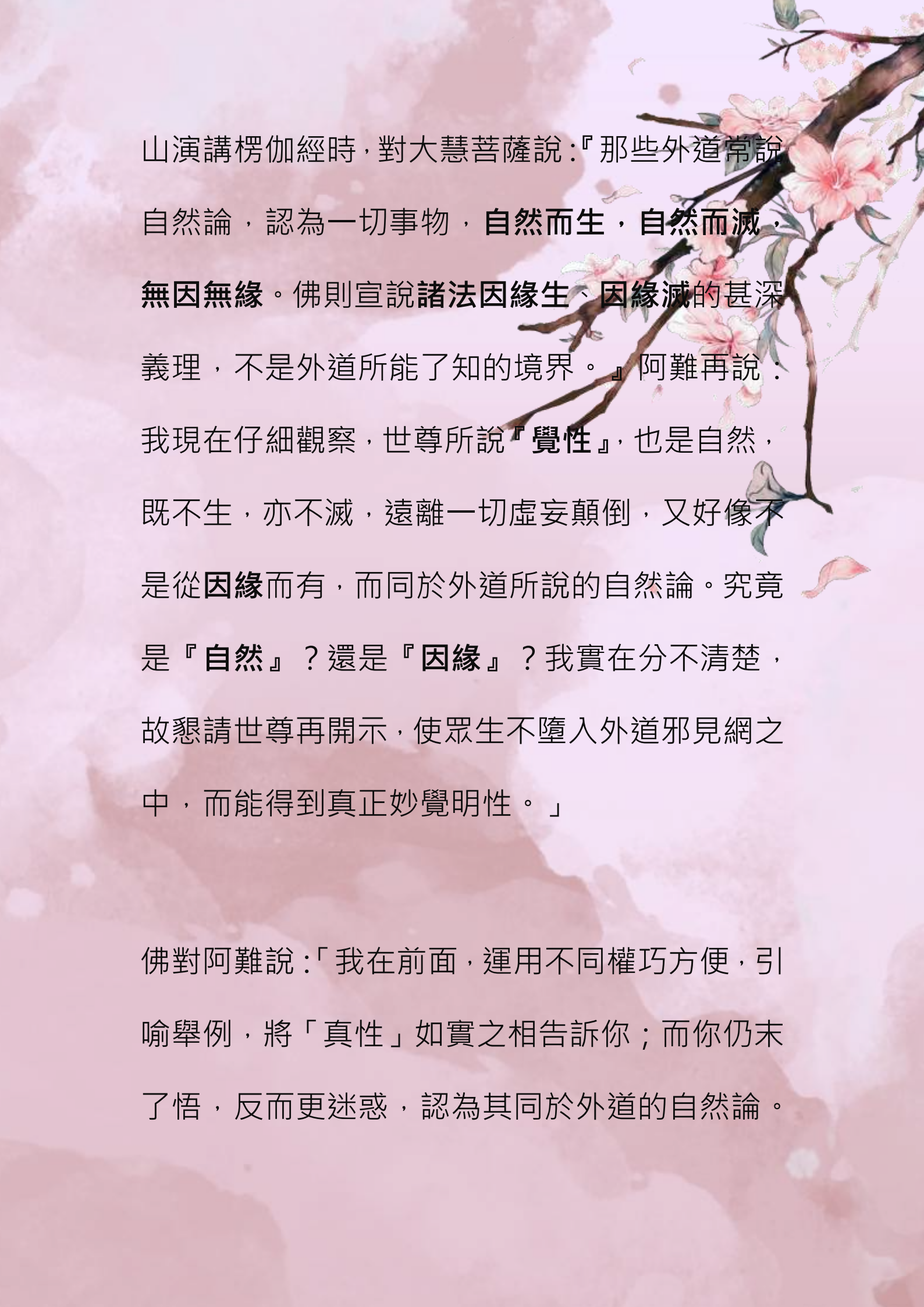
佛再以明月為喻，指天上唯有一個月亮，但有人用手捏自己的眼睛，在真月的旁邊，看見第二個月；隨後以虛妄分別，哪個是真月，哪個不是真月？文殊啊，只有一月是真，自然沒有「**真月**」



與「非真月」虛妄分別。你現在觀察「見性」與色空塵境，由此生起種種攀緣外界的事物，都是虛妄相，從這當中不會有既『是』與『非是』的辨證。若了悟『見性』與『塵境』都是『真精妙覺明性』真心，則能使你超出『指陳』、『非指陳』的二法分別妄想境界。(注:指陳:即指出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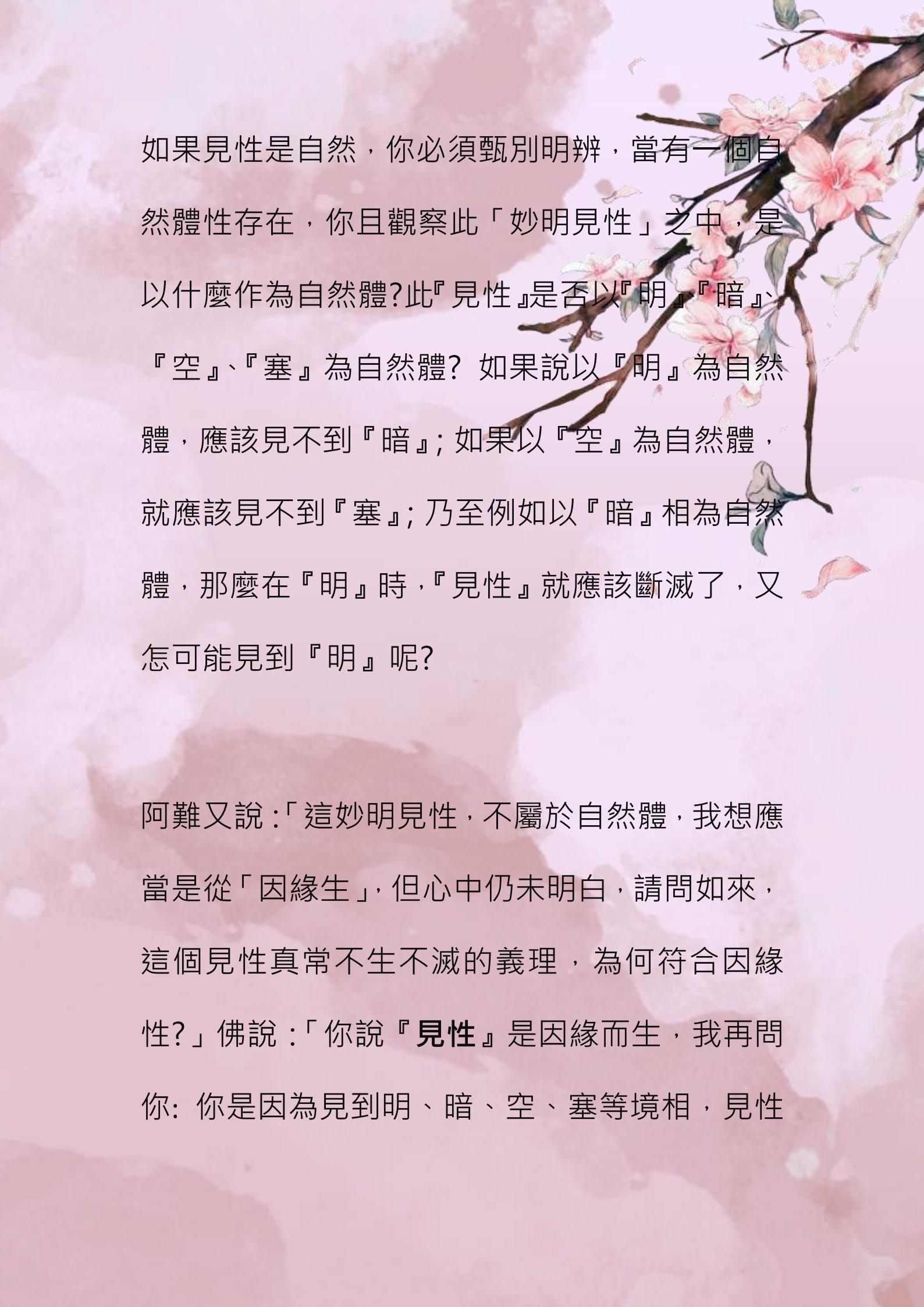
## 8 顯示見性不分

阿難向佛說：「世尊，誠如您所說，這個覺緣(即見性)，遍滿十方虛空界，湛然常住，沒有生滅變化。這種說法，與從前梵志娑毗迦羅外道所談冥諦，及投灰(修苦行者)等外道種姓所說「真我遍滿十方」的觀點，有何差別？世尊亦曾經在楞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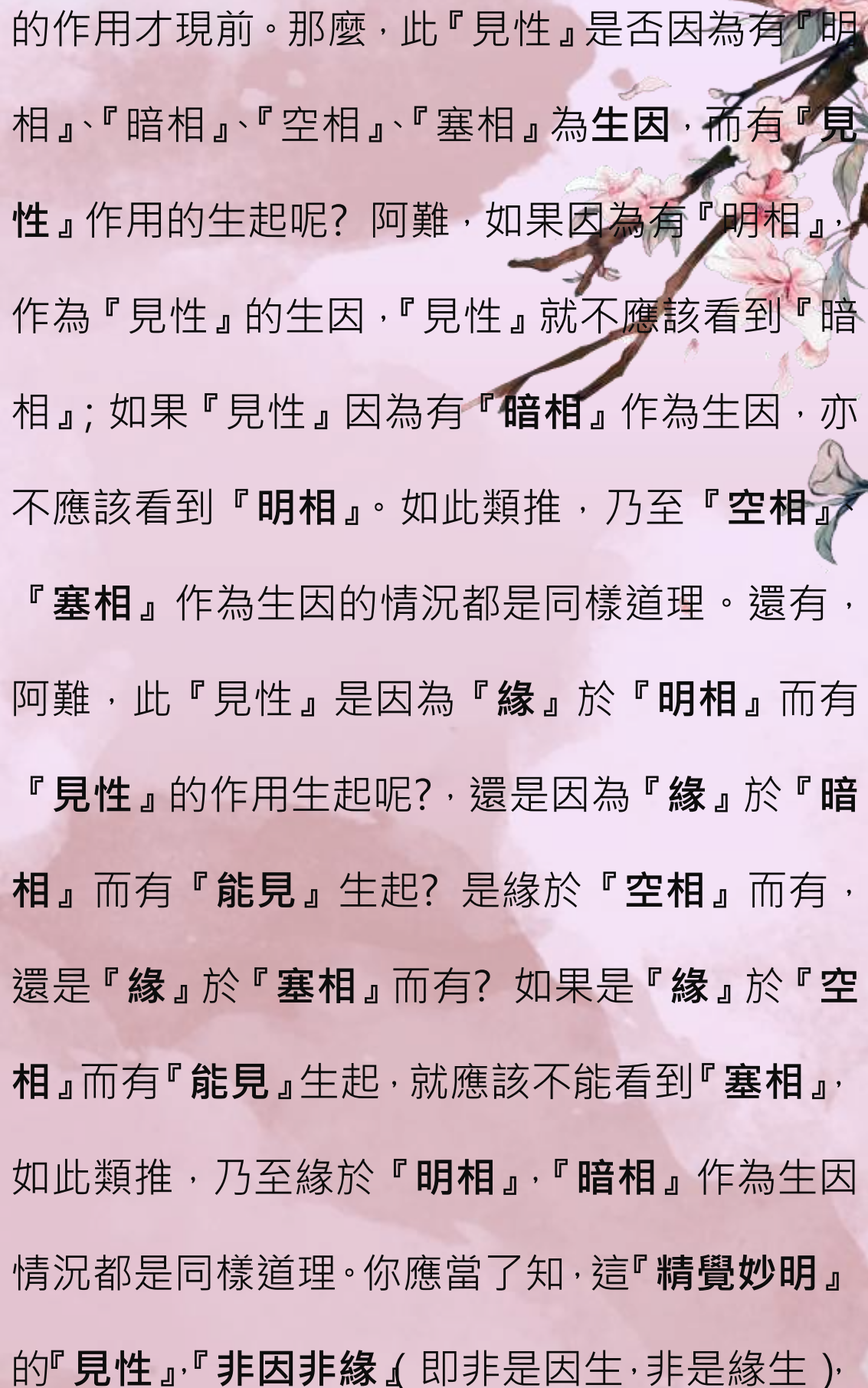
山演講楞伽經時，對大慧菩薩說：『那些外道常說自然論，認為一切事物，**自然而生，自然而滅，無因無緣**。佛則宣說諸法**因緣生、因緣滅**的甚深義理，不是外道所能了知的境界。』阿難再說：我現在仔細觀察，世尊所說『**覺性**』，也是自然，既不生，亦不滅，遠離一切虛妄顛倒，又好像不是從**因緣**而有，而同於外道所說的自然論。究竟是『**自然**』？還是『**因緣**』？我實在分不清楚，故懇請世尊再開示，使眾生不墮入外道邪見網之中，而能得到真正妙覺明性。」

佛對阿難說：「我在前面，運用不同權巧方便，引喻舉例，將「真性」如實之相告訴你；而你仍未了悟，反而更迷惑，認為其同於外道的自然論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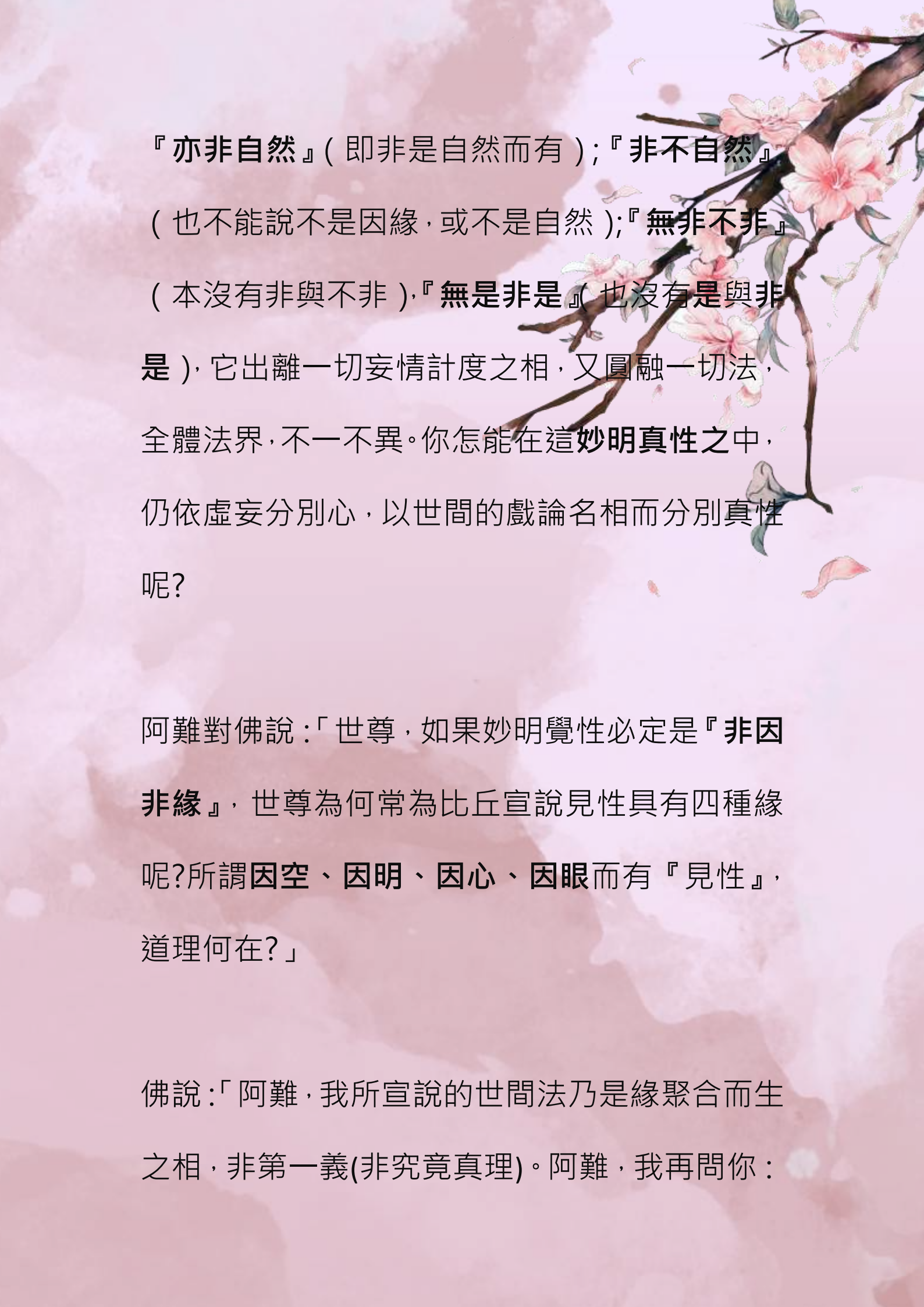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果見性是自然，你必須甄別明辨，當有一個自然體性存在，你且觀察此「妙明見性」之中，是以什麼作為自然體？此『見性』是否以『明』、『暗』、『空』、『塞』為自然體？如果說以『明』為自然體，應該見不到『暗』；如果以『空』為自然體，就應該見不到『塞』；乃至例如以『暗』相為自然體，那麼在『明』時，『見性』就應該斷滅了，又怎么可能見到『明』呢？

阿難又說：「這妙明見性，不屬於自然體，我想應當是從「因緣生」，但心中仍未明白，請問如來，這個見性真常不生不滅的義理，為何符合因緣性？」佛說：「你說『見性』是因緣而生，我再問你：你是因為見到明、暗、空、塞等境相，見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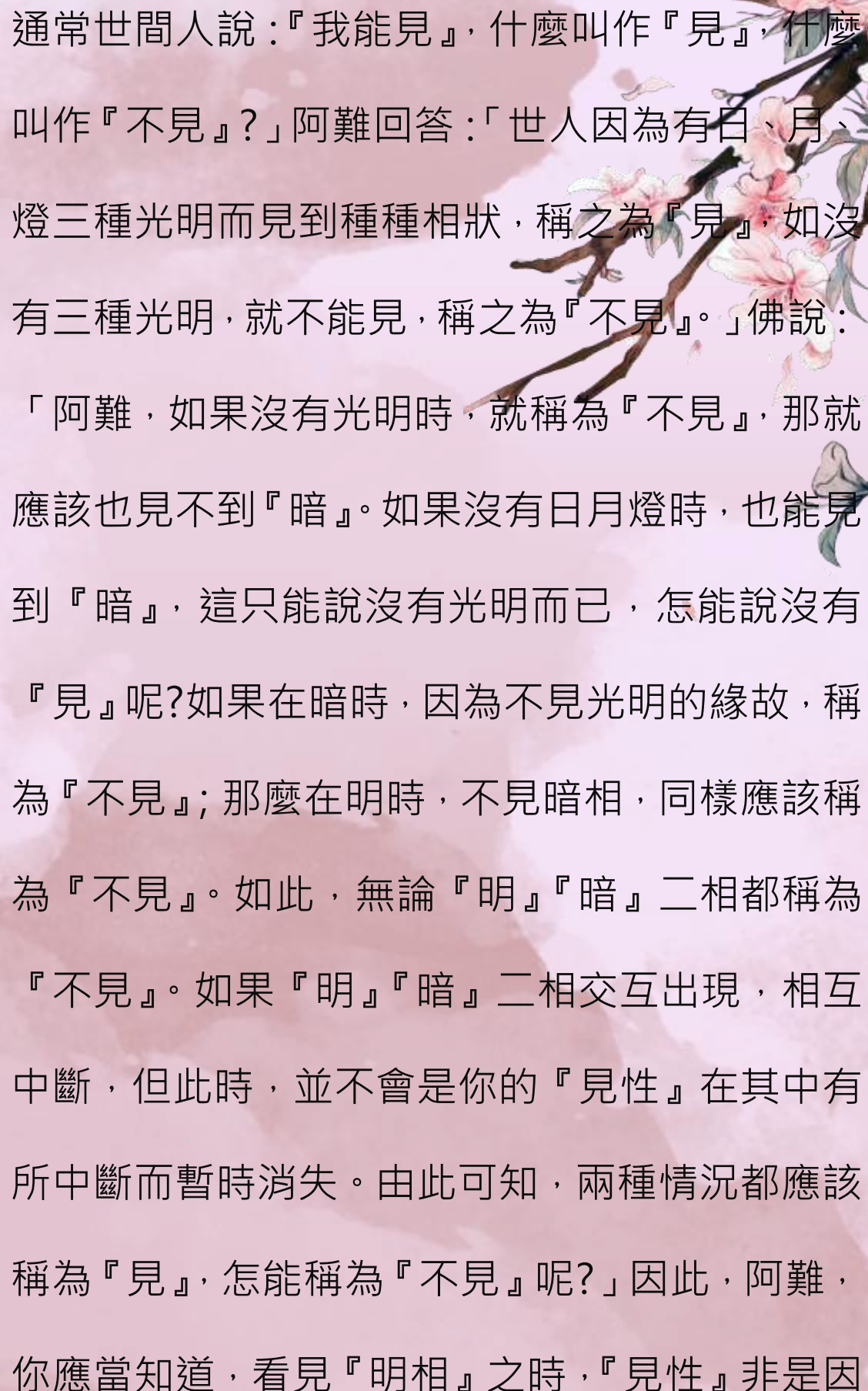
的作用才現前。那麼，此『見性』是否因為有『明相』、『暗相』、『空相』、『塞相』為生因，而有『見性』作用的生起呢？阿難，如果因為有『明相』，作為『見性』的生因，『見性』就不應該看到『暗相』；如果『見性』因為有『暗相』作為生因，亦不應該看到『明相』。如此類推，乃至『空相』、『塞相』作為生因的情況都是同樣道理。還有，阿難，此『見性』是因為『緣』於『明相』而有『見性』的作用生起呢？，還是因為『緣』於『暗相』而有『能見』生起？是緣於『空相』而有，還是『緣』於『塞相』而有？如果是『緣』於『空相』而有『能見』生起，就應該不能看到『塞相』，如此類推，乃至緣於『明相』，『暗相』作為生因情況都是同樣道理。你應當了知，這『精覺妙明』的『見性』，『非因非緣』（即非是因生，非是緣生）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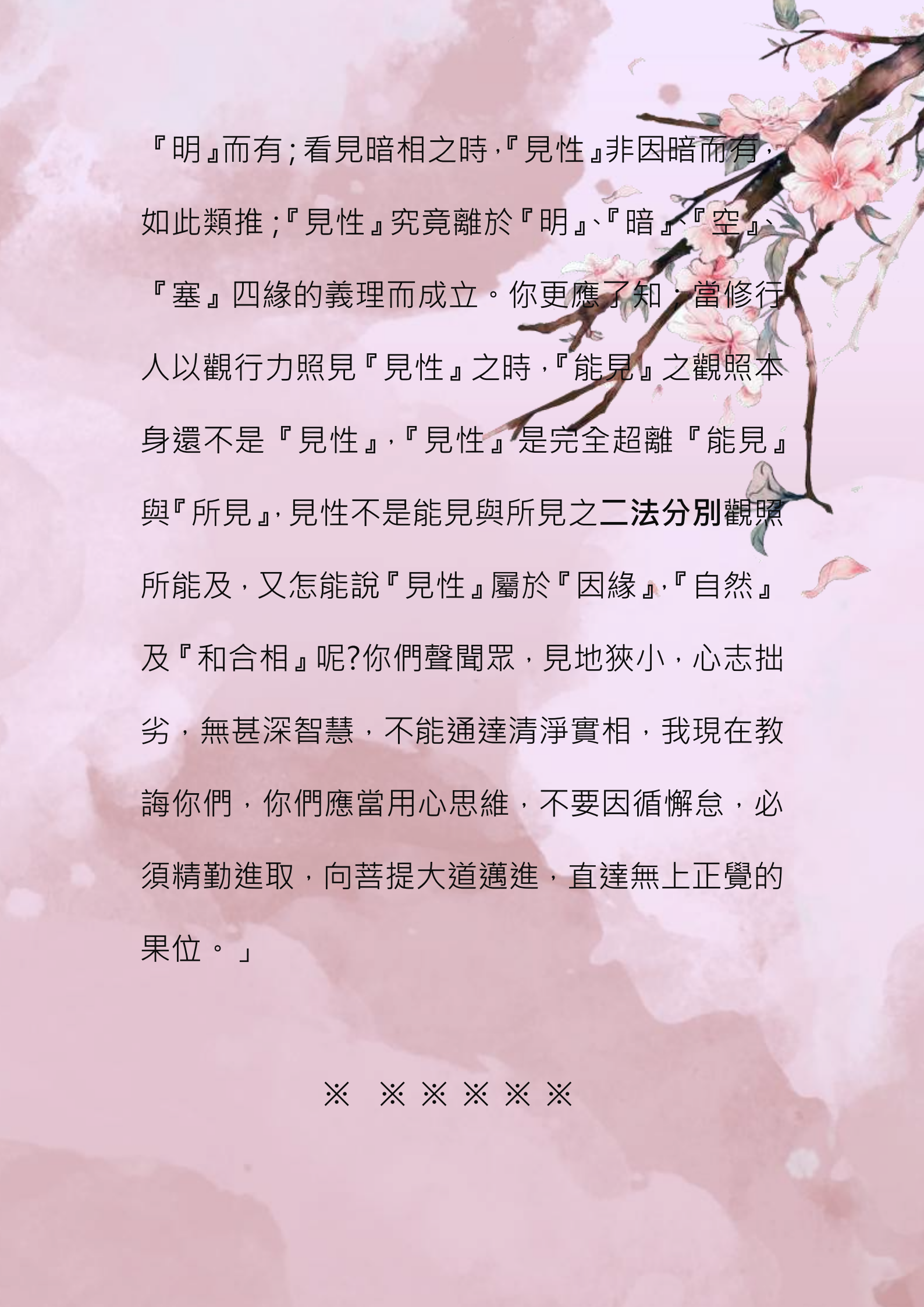
『亦非自然』(即非是自然而有);『非不自然』  
(也不能說不是因緣,或不是自然);『無非不非』  
(本沒有非與不非),『無是非是』(也沒有是與非  
是),它出離一切妄情計度之相,又圓融一切法,  
全體法界,不一不異。你怎能在這妙明真性之中,  
仍依虛妄分別心,以世間的戲論名相而分別真性  
呢?

阿難對佛說:「世尊,如果妙明覺性必定是『非因  
非緣』,世尊為何常為比丘宣說見性具有四種緣  
呢?所謂因空、因明、因心、因眼而有『見性』,  
道理何在?」

佛說:「阿難,我所宣說的世間法乃是緣聚合而生  
之相,非第一義(非究竟真理)。阿難,我再問你:



通常世間人說：『我能見』，什麼叫作『見』，什麼叫作『不見』？」阿難回答：「世人因為有日、月、燈三種光明而見到種種相狀，稱之為『見』，如沒有三種光明，就不能見，稱之為『不見』。」佛說：「阿難，如果沒有光明時，就稱為『不見』，那就應該也見不到『暗』。如果沒有日月燈時，也能見到『暗』，這只能說沒有光明而已，怎能說沒有『見』呢？如果在暗時，因為不見光明的緣故，稱為『不見』；那麼在明時，不見暗相，同樣應該稱為『不見』。如此，無論『明』『暗』二相都稱為『不見』。如果『明』『暗』二相交互出現，相互中斷，但此時，並不會是你的『見性』在其中有所中斷而暫時消失。由此可知，兩種情況都應該稱為『見』，怎能稱為『不見』呢？」因此，阿難，你應當知道，看見『明相』之時，『見性』非是因



『明』而有；看見暗相之時，『見性』非因暗而有，如此類推；『見性』究竟離於『明』、『暗』、『空』、『塞』四緣的義理而成立。你更應了知：當修行人以觀行力照見『見性』之時，『能見』之觀照本身還不是『見性』，『見性』是完全超離『能見』與『所見』，見性不是能見與所見之二法分別觀照所能及，又怎能說『見性』屬於『因緣』、『自然』及『和合相』呢？你們聲聞眾，見地狹小，心志拙劣，無甚深智慧，不能通達清淨實相，我現在教誨你們，你們應當用心思維，不要因循懈怠，必須精勤進取，向菩提大道邁進，直達無上正覺的果位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